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人类与自然世界

1500—1800 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

[英国]基思·托马斯 著 宋丽丽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人类与自然世界

1500—1800 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

[英国]基思·托马斯 著 宋丽丽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英)托马斯(Thomas, K.)著;
宋丽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9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书名原文: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ISBN 978-7-5447-0528-8

I. 人… II. ①托…②宋… III. 环境保护—历史—英国—1500~1800 IV. X-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9182号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by Keith Thomas

Copyright © 1983 by Keith Thomas

Copyright licensed by Viking,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K)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6-348 号

书 名 人类与自然世界

著 者 [英国]基思·托马斯

译 者 宋丽丽

责任编辑 马爱新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14.875

字 数 363千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28-8

定 价 3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编 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

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滴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

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译者的话

离开书案,向窗外望去,高楼林立,机器轰鸣,人来车往,满眼都是人造世界的色彩与景象。人类利用自然造福自身,再造自然,凸显人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智慧与力量似乎已经接近登峰造极之境。却不禁想起基思·托马斯在《人类与自然世界》前言中的话:“最后,我深深地感谢友好、宽厚的听众。他们忍受彻骨的寒风来听讲座,寒风彻骨不禁令所有在场的人想到,人类远远没有彻底征服自然界。”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基思·托马斯爵士的《人类与自然世界》引导我们回望历史,反思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演进过程。(基思·托马斯曾任牛津大学圣体学院院长、现代史教授、圣约翰学院董事,兼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写作广泛涉猎现代初期的社会与知识史。1972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宗教与魔法的衰落》荣获沃夫森历史学图书奖。1988年,他因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被授予爵位。)

作者首先从一个全能的视角,考察英国现代初期的三百年(1500—1800),梳理这三百年间在理性与科技的启蒙中人对自然界的情感、态度与认识上的变化。从命名、分类到饲养与栽培,现代初期的理论家从学术上把人与动物截然区分开,从而确立人类的支配地位以

及相对自然万物的优越性。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增加,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情感的纽带不断发生断裂。通过逐渐清除富含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象征词汇,博物学家们彻底击溃了历史悠久的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感应观念。一个充满人情味,富有象征内涵,感应人类行为的自然界被取代,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与人类分离的自然景观,“供观察者从外面观看与研究,仿佛透过窗子凝视,确信思考对象属于另一个领域,不发出任何预兆与信号,没有人性蕴含。”一种客观的、超然地对待自然的“科学态度”在这一时期似乎得以确立,那时的博物学家抛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悟关系,采用“为自然而自然”的研究方法。但是自然为人类所用这一点却从来没有改变。

继而,作者还以剥洋葱似的论述方式,层层深入地揭示了另外一种对待自然的新感觉、新态度,它既不同于现代初期科技、理性启蒙之后对待自然的学术态度,也不同于传统的对待自然的大众态度。这种新感觉、新态度一开始以浪漫主义诗人与游客情感误置的形式悄然回归,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工业化的深入而不断扩大。在十七、十八世纪,人们发起反对残忍对待动物,热爱动物,热爱自然万物,热爱自然美的运动。在英国社会生活中,这种情感与态度表现在养宠物、素食运动、花卉园艺、树木种植等等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中认识到人类支配自然、利用自然、统治自然的行为与他们的道德感与审美感格格不入。这种非功利地对待自然的新态度、新感觉与把人类利益放在首位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而且矛盾日益突出,并不断加剧。

最后,面对人类进退两难的处境,作者历史地探究了“要城镇还是要乡村,要耕耘还是要荒野,要征服还是要保护,要杀生还是要慈悲”的两难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城市的发展导致人们重新向往乡村,农耕的进步培养了人们对野草、高山以及未被征服的自然的喜爱,人们不再惧怕野生动物。这种安全感使得人类越来越注意保护鸟类和自

然状态中的野生动物。”人类热爱自然的审美情感、关爱自然的道德诉求与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在冲突中演进。

今天,我们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与生态危机:地球上森林覆盖面积急剧减少,随之导致水土流失与土地沙漠化;物种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越来越多的物种濒临灭绝;人口膨胀潜在地激化水资源、能源不足的矛盾;超速的经济发展打破了大自然有条不紊的系统循环规律。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上升,加速了全球变暖的进程,直接造成气候异常,水灾、旱灾、风灾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伴随工业发展产生了种种污染,如水污染、空气污染、白色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以及垃圾污染等等……这一切正严重威胁着人类在美丽的地球家园里的可持续生存。如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重新思考文化与自然界的联系、重新审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的轨迹。相信基思·托马斯的《人与自然界》会为我们的思考打开一扇窗。

本书的翻译工作对于译者很有挑战性。书中涉及动物学、植物学、鸟类学、园艺学、自然史、文明史、考古学、小说、诗歌、游记等等方面的资料,作者进行了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历史、文化、伦理等多层面、多视角的分析,各学科术语以及相关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更是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不过,翻译过程却是快乐而兴奋的。全书虽然旁征博引,但是作者的叙述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既生动活泼,又幽默风趣,很有吸引力。正是作者亲和的叙事方式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会到了翻译角色的位移,开始的阅读仿佛是面对面的倾听,接着凭借想象体验自然而然地接近作者的意境,进而在想象性接近中亲近作者的叙事方式与语言风格,在角色位移的体验中,译者仿佛与作者进行了微妙的神交,因此常常会在翻译中下意识地会心一笑。

但是由于书中广泛的学科交汇、博大的跨时代知识分析远远超出译者卑微的学识,虽力图忠实、准确与流畅,译本仍难免有误解、误告

之处，惟乞读者谅解。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一些术语请教过堪萨斯大学教授伊丽莎白·舒尔茨，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克努特，译者谨在此诚恳致谢。另外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教授与外语系的周允承老师，正是由于他们的介绍，我才有机会翻译这部引人入胜的著作。



献给瓦莱丽

前 言

1979 年春季学期,我在剑桥大学开设特里维廉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讲座。本书即是讲座的扩充。我额外添加了大量的资料,但保留了讲座的基本形式。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感谢选举团成员,他们邀请我开设特里维廉讲座,这是每一个牛津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今天,G. M. 特里维廉不是一位流行的历史学家,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在 1940 年代后期的校园里,他却无疑是所有历史学作家中最著名、最可读的一位。没有人能对他创作中流露的诗意完全无动于衷。他用动人心弦的词语(见《克利俄,缪斯女神》)描绘了圣约翰学院的前庭——查理一世满朝官员最后时日的见证。在我亲眼目睹我的学院之前,他的描述就奠定了我对它的理解。我希望讲座的主题能够与特里维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英国社会史》导言中,他列举了社会史的构成要素,“人对自然的态度”就是其中之一;而他的创作饱含对这一要素的反思。

我还必须感谢那些热情、善良的人们(可惜有些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每周去剑桥时承蒙他们的亲切款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特别感谢西德尼学院 (Sidney Sussex College) 的院长及董事们。那学期,他们极

为慷慨地拨出一套房间,任我使用。最后,我深深地感谢友好、宽厚的听众。他们冒着严寒来听讲座,寒风彻骨不禁令所有在场的人想到人类远远没有彻底征服自然界。

致 谢

本书讨论的许多主题前人都单独论述过,虽然我有时会背离他们的阐释,但我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对我特别有启发的有 Dix Harwood, Arthur O. Lovejoy 和 Charles E. Raven 的开创性著作,以及 John Passmore, David Elliston Allen 和 John Barrell 的近期作品。

感谢 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伦敦)以及 Farrar, Straus & Giroux, Inc. 出版社(纽约)允许我引用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所著的《一个博物学家之死》(美国题为《诗集 1965—1975》)。

感谢允许我引用 J. Addy, G. Reay, M. J. Ingram, P. J. Lineham 以及 J. A. Sharpe 诸位博士未出版的博士论文,也非常感谢 Jonathan Barry, Peter Clark, James Cockburn, Howard Colvin, Patricia Crawford, Julie Crossley, George Gallop, Brian Harrison, Arnold Harvey, William Lamont, Jill Lewis, Stephen Logan, Alan Macfarlane, Sara Mendelson, Victor Morgan, Geoffrey Nuttall, John Prest, Paul Slack 以及 John Walsh 友情提供的资料。还有许多人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常常是主动提出的),在此一并致谢。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John Plumb 爵士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对我大有裨益。